

后汉书

文白对照

四

章惠康◎主编



《后汉书》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，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，描绘了东汉的社会、文化、民情与人物百态，「简而且周，疏而不漏」，「体大思精，信称良史」，是研究东汉历史的珍贵史籍。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后汉书

章惠康 主编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后汉书卷六十五

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

皇甫规字威明，安定朝那人也。祖父棱，度辽将军。父旗，扶风都尉。

永和六年，西羌大寇三辅，围安定，征西将军马贤将诸郡兵击之，不能克。规虽在布衣，见贤不恤军事，审其必败，乃上书言状。寻而贤果为羌所没。郡将知规有兵略，乃命为功曹，使率甲士八百，与羌交战，斩首数级，贼遂退却。举规上计掾。其后羌众大合，攻烧陇西，朝廷患之。规乃上疏求乞自效，曰：“臣比年以来，数陈便宜。羌戎未动，策其将反，马贤始出，颇知必败。误中之言，在可考校。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，未有成功，悬师之费且百亿计，出于平人，回入奸吏。故江湖之人，群为盗贼，青、徐荒饥，襁负流散。夫羌戎溃叛，不由承平，皆由边将失于绥御。乘常守安，则加侵暴，苟竞小利，则致大害，微胜则虚张首级，军败则隐匿不言。军士劳怨，困于猾吏，进不得快战以徼功，退不得温饱以全命，饿死沟渠，暴骨中原。徒见王师之出，不闻振旅之

皇甫规字威明，安定郡朝那县人。祖皇甫棱，是度辽将军。父亲皇甫旗，是扶风郡都尉。

永和六年，西羌大举侵犯三辅地区，包围了安定，征西将军马贤统帅各郡兵马攻打西羌，不能取胜。皇甫规虽然是个平民，见马贤用兵不慎重，断定他必定失败，就上书陈说军事情况。不久，马贤果然被羌人击灭。郡兵将领知道皇甫规懂得用兵谋略，就委任他做功曹，让他率领八百名甲士，与羌人交战，斩获了敌人的几具首级，于是贼寇退去。皇甫规被提拔为上计掾。此后羌众大举会合，在陇西攻掠烧杀，朝廷为此忧虑。皇甫规于是上书请求自行效力，说：“近年以来，我几次陈述应当采取的对策。羌戎还没有行动的时候，预计他们会反叛；马贤开始出战，略知他一定失败。侥幸说中的话语，都可以考查核对。我每每考虑马贤等人聚集军队四年之久，没有完成功业，深入敌境的军队开支尚且以百万亿计算，这些钱财来自于平民百姓，却转入到了奸猾的官吏手里。所以，五湖四海的人，群集而为盗贼；青州、徐州一带发生饥荒，百姓背负婴儿四处流散。羌人到处叛乱，不是由于国家治平，全是由于守边将领忽视了安抚和控制。羌人循规安于所业，边将却对他们侵扰残害，苟且争逐微小利益，却招致巨大祸害，稍微取胜就虚夸斩获的首级，军队失败却隐瞒不告。部队的士兵辛劳怨苦，被奸猾的官吏所困扰，前进不能速战以求取功劳，后退不能解决温饱以保全性命，饿死的人填满沟渠，尸骨露于原野。只看到帝王的军队出战，却听不

声。酋豪泣血，惊惧生变。是以安不能久，败则经年。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叹者也。愿假臣两营二郡，屯列坐食之兵五千，出其不意，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。土地山谷，臣所晓习；兵势巧便，臣已更之。可不烦方寸之印，尺帛之赐，高可以涤患，下可以纳降。若谓臣年少官轻，不足用者，凡诸败将，非官爵之不高，年齿之不迈。臣不胜至诚，没死自陈。”时帝不能用。

冲质之间，梁太后临朝，规举贤良方正。对策曰：

伏惟孝顺皇帝，初勤王政，纪纲四方，几以获安。后遭奸伪，威分近习，畜货聚马，戏谑是闻；又因缘嬖幸，受赂卖爵，轻使宾客，交错其间，天下扰扰，从乱如归。故每有征战，鲜不挫伤，官民并竭，上下穷虚。臣在关西，窃听风声，未闻国家有所先后，而威福之来，咸归权幸。陛下体兼乾坤，聪哲纯茂。摄政之初，拔用忠贞，其余维纲，多所改正。远近翕然，望见太平。而地震之后，雾气白浊，日月不光，旱魃为虐，大贼从横，流血丹野，庶品不安，谴诫累至，殆以奸臣权重之所致也。其常侍尤无状者，亟便黜遣，披埽凶党，收入财贿，以塞痛怨，以答天诚。

到部队凯旋的消息。羌人首领极度悲痛，惊恐畏惧而发生祸变。因此，平安不能长久，失败就经年累月。这就是臣下之所以拍手捶胸而更加伤叹的原因啊！希望借给我两部人马和两郡地方，以及驻守布列在那里坐吃闲饭的五千兵卒，出其不意，与护羌校尉赵冲互相呼应。那里的土地形势和山谷地貌，是我所熟悉的；军事形势的机巧便利，臣下也曾经历熟悉。用不着麻烦皇上一寸见方的印信，一尺之帛的赐赏，上策可以消除祸患，下策可以招纳他们投降。如果认为我年纪轻官位低，不能够重用的话，那么，所有那些战败的将领，并不是官职爵位不高，年纪不老啊！我禁不住一片至诚，冒死而自行陈奏。”当时皇帝不能采用。

冲帝、质帝年间，梁太后统理朝政，皇甫规被举拔为贤良方正。他回答策问说：

俯伏思考孝顺皇帝，他开始勤勉于国家大政，治理天下，差不多因此实现安定。后来遇到奸险诡诈的人，权威被亲近的人所分割，积累财富，贪求玩乐，戏耍嬉笑，由此闻名；加上依靠受到宠爱的人，受赂卖官，随便使用门客，在其中相互往来以致天下纷扰，人们跟从作乱就像回家一样平常。所以，每有征战，很少有不受挫折伤败的，官府和百姓都已财力枯竭，国家上下贫困，仓库空虚。臣在关西，私下里听人传扬，没听到国家对人们褒贬进退，但威权和福祿的降临都归结到有权势而又得到宠幸的人身上。陛下的身体兼具天地的秉性，明察多智，精纯美好。刚开始摄理政事的时候，提拔使用忠诚贞正的人，对原来的治国政策，也多有改正。远近趋附，可望看到太平。但是，地震发生以后，雾气朦胧昏暗，日月失去光芒，旱灾肆虐，大股贼寇横冲直撞，流血把原野都染红了。万物不得安宁，谴责警诫连连到来，这恐怕是因为奸臣的权力太重所造成的吧。那些常侍的罪行尤其不可言状，应该赶快就便黜斥遣退，揭露并扫除成群作恶的人，没收他们收受贿赂的

今大将军梁冀、河南尹不疑，处周、邵之任，为社稷之镇，加与王室世为姻族，今日立号虽尊可也，实宜增修谦节，辅以儒术，省去游娱不急之务，割减庐第无益之饰。夫君者舟也，人者水也。群臣乘舟者也，将军兄弟操楫者也。若能平志毕力，以度元元，所谓福也。如其怠弛，将沦波涛。可不慎乎！夫德不称禄，犹凿塘之趾，以益其高。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？凡诸宿猾、酒徒、戏客，皆耳纳邪声，口出谄言，甘心逸游，唱造不义。亦宜贬斥，以惩不轨。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，失人之累。又在位素餐，尚书怠职，有司依违，莫肯纠察，故使陛下专受谄谀之言，不闻户牖之外。臣诚知阿谀有福，深言近祸，岂敢隐心以避诛责乎！臣生长边远，希涉紫庭，怖懼失守，言不尽心。

梁冀忿其刺己，以规为下第，拜郎中。托疾免归，州郡承冀旨，凡陷死者再三。遂以《诗》、《易》教授，门徒三百余人，积十四年。后梁冀被诛，旬月之间，礼命五至，皆不就。

时太山贼叔孙无忌侵乱郡县，中郎将宗资讨之未服。公车特

财物，用来止住人们的痛恨和埋怨，以回答上天的责诫。

现在大将军梁冀、河南尹梁不疑，处在周公、召公那样的位置，是国家的重臣，加上同皇族是世代姻亲，今天册立封号虽然尊贵，是可以说得过去的，但他们实在应当增加修持谦让的节操，辅之以儒家学术，省掉游乐欢娱等不紧急的事务，削减房屋府第等没有益处的整治费用。君主就像一只小船，人民就像是水，群臣就譬如乘船的人，将军兄弟犹如拿桨划船的人。如果能够齐心协力，以治理平民百姓，这就是所说的福分了。如果大家怠懈松劲，就会沉没波涛之中。这可以不慎重吗！一个人的德行与他所受的俸禄不相称，就如同掏挖墙壁的基脚来增加墙的高度。这怎么是根据力量审察事功以求安定稳固的道理呢？所有那些老奸巨猾的人、酒徒、溺于游戏的人，全都耳听淫邪的声音，口吐谄谀奉承的话语，快意于安逸游乐，倡导不义，也应当贬谪斥退，用以惩罚违反法度的行为。要让梁冀等人深入思考得到贤能的幸福，失去人才的祸害。再者，在位的人食君俸禄却不理事，尚书怠于职守，官府迟疑反复，不愿意检举揭发，所以让陛下只听到谄媚奉承的话，听不到外面的真实情况。我确实知道阿谀逢迎能有好处，深切坦率的言论会导致灾祸，但怎么敢隐藏心思来逃避死的责任呢？我出生和成长在边远的地方，很少涉足朝廷事务，惶恐而失去自持，言语不完全表达心意。

梁冀怨恨他指责了自己，把皇甫规的对策定为下等，拜官为郎中。皇甫规托病免官回家，州郡官府奉承梁冀的旨意，接连几次几乎被陷害致死。于是，他以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传授学业，有门徒三百多人，达十四年之久。后来梁冀被杀，十个月之内，上面依礼制规定对他所行的任命文书就有五次送达，他都没有就职。

当时，太山盗贼叔孙无忌侵害扰乱郡县，中郎将宗资讨伐没有平服。官车特别征召皇甫规，

征规，拜太山太守。规到官，广设方略，寇贼悉平。延熹四年秋，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别种寇钞关中，护羌校尉段颎坐征。后先零诸种陆梁，覆没菅坞。规素悉羌事，志自奋效，乃上疏曰：“自臣受任，志竭愚钝，实赖兖州刺史牵颎之清猛，中郎将宗资之信义，得承节度，幸无咎誉。今猾贼就灭，太山略平，复闻群羌并皆反逆。臣生长邠岐，年五十有九，昔为郡吏，再更叛羌，豫筹其事，有误中之言。臣素有固疾，恐犬马齿穷，不报大恩，愿乞冗官，备单车一介之使，劳来三辅，宣国威泽，以所习地形兵势，佐助诸军。臣穷居孤危之中，坐观郡将，已数十年矣。自鸟鼠至于东岱，其病一也。力求猛敌，不如清平；勤明吴、孙，未若奉法。前变未远，臣诚戚之。是以越职，尽其区区。”

至冬，羌遂大合，朝廷为忧。三公举规为中郎将，持节监关西兵，讨零吾等，破之，斩首八百级。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，相劝降者十余万。明年，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，而道路隔绝，军中大疫，死者十三四。规亲入庵庐，巡视将士，三军感悦。东羌遂遣使乞降，凉州复通。

先是安定太守孙儁受取狼

拜官太山太守。皇甫规到任，广泛地施用计策谋略，盗贼尽都被平息。延熹四年秋天，叛逆羌人零吾等族同先零另一种族的盗贼侵扰掠夺关中，护羌校尉段颎因获罪被召回治罪。后来先零各种族蠢蠢而动，攻陷和毁灭军营。皇甫规平素尽知羌人的活动，有心发奋效力，就上书陈述说：“自从臣下接受职务，专意竭尽愚智，实际上依靠兖州刺史牵颎的清廉勇猛，中郎将宗资的诚信节义，得以接受节制调度，幸亏没有差错被人传闻。现在狡猾的贼寇归于消灭，太山动乱已被平定，又听说羌众一同反叛。我在邠岐一带出生长大，年纪已经五十九岁，过去做郡府官吏的时候，羌人叛逆更替发生了两次，我预先筹谋平乱的事情，多有不幸而中的预言。我平时就有久治不愈的疾病，怕自己年纪老迈，不能报答皇上的大恩，愿意请求一个有官阶而无固定职事的职位，准备一辆车子，充当一个使者去慰劳三辅军民，宣扬国家的威德恩泽，利用熟悉地形兵势的长处，协助各路军队。臣困处于孤独危苦之中，坐在一旁观看郡守的所作所为，已经几十年了。从鸟鼠到东岱，他们所患的毛病都是一样。致力寻求勇猛对敌的将领，不如政治清静平和；勤勉修习吴起、孙武的兵法，不如奉行法度。以前的变故还不遥远，臣下实在感到忧虑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超越职分，以竭尽自己的愚诚。”

到冬天，羌人竟大举会合，朝廷为之忧虑。三公推荐皇甫规做中郎将，拿着符节监督关西兵马，征讨零吾等羌人。皇甫规打败了他们，斩获首级八百具。先零各种族的羌人仰慕皇甫规的威信，相互规劝投降的有十多万人。第二年，皇甫规就派遣投降的骑兵一同征讨陇右，但道路被阻断，军队中流行严重的瘟疫，将士死去十分之三四。皇甫规亲自进入营帐，巡回看望将士，部队为之感动悦服。东羌终于派遣使者请求投降，凉州恢复了秩序。

此前，安定太守孙儁接受并索取财物，名声

籍，属国都尉李翕、督军御史张稟多杀降羌，凉州刺史郭闾、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，而皆倚恃权贵，不遵法度。规到州界，悉条奏其罪，或免或诛。羌人闻之，翕然反善。沈氏大豪滇昌、饥恬等十余万口，复诣规降。

规出身数年，持节为将，拥众立功，还督乡里，既无它私惠，而多所举奏，又恶绝宦官，不与交通，于是中外并怨，遂共诬规货赂群羌，令其文降。天子玺书诘让相属。规惧不免，上疏自讼曰：“四年之秋，戎丑蠢戾，爰自西州，侵及泾阳，旧都惧骇，朝廷西顾。明诏不以臣愚弩，急使军就道。幸蒙威灵，遂振国命，羌戎诸种，大小稽首，辄移书营郡，以访诛纳，所省之费，一亿以上。以为忠臣之义，不敢告劳，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。然比方先事，庶免罪悔。前践州界，先奏郡守孙俊，次及属国都尉李翕、督军御史张稟；旋师南征，又上凉州刺史郭闾、汉阳太守赵熹，陈其过恶，执据大辟。凡此五臣，支党半国，其余墨绶，下至小吏，所连及者，复有百余。吏托报将之怨，子思复父之耻，载贄驰车，怀粮步走，交构豪门，竞流谤讟，云臣私报诸羌，谢其钱货。若臣以私财，则家无担石；如物出于官，则文簿易考。就臣愚惑，信如言者，前世尚遗匈奴以官姬，镇乌

很坏，属国都尉李翕、督军御史张稟杀死许多投降的羌人，凉州刺史郭闾、汉阳太守赵熹都已年老不能胜任职务，但都依仗权贵，不遵守法度。皇甫规到各州境了解情况，一一地分条陈奏他们的罪行，有的被免官，有的被诛杀。羌人听到这个消息，纷纷归附而返归于善。沈氏的大豪强滇昌、饥恬等十多万人，重又到皇甫规那里去投降。

皇甫规出任几年，拿着符节当统帅，聚众立下功劳，后回归督率家乡。他既没有其他私人的恩惠，却多有检举劾奏，加上他极为痛恨宦官，不同他们交往沟通，于是朝廷内外都有人怨恨他，竟一起诬陷他用财货贿赂羌众，让他们假意投降。皇帝玺印封记的文书对他不断加以谴责，皇甫规怕不免于祸，上疏替自己申诉说：“延熹四年的秋天，羌戎小丑蠢动暴戾，开始于西州，侵扰到泾阳，长安旧都恐惧惊骇，朝廷顾望担心西面的战事。英明的诏令不因为我愚笨迟钝，急急忙忙派我领军上路。幸运地承蒙神威，终于重振国运，羌戎各大小种族相继投降，随后移送文书到军营和各郡，用来勘问诛杀和纳降的情况，所节省的费用，有一亿以上。我认为这是忠臣应尽的义务，不敢报告功劳，所以羞于用只言片语谈及自己微小的功绩。然而，同先前那些打败仗的人相比，勉强可以免除罪过和灾祸。以前行走各州境内，首先弹奏郡守孙俊，再奏劾属国都尉李翕、督军御史张稟；回师南征，又上书举劾凉州刺史郭闾、汉阳太守赵熹，陈述他们的罪恶，抓起来处以死刑。大抵这五位臣子，支派党羽遍及半个国家，其余地方长官，下至官府小吏，所牵连涉及的，还有一百多人。官吏托附报谢主将的怨恨，儿子思念报复父亲的耻辱，或轻车载送见面的礼物，或怀揣粮食步行奔走，勾结权贵豪门，竞相传布流言蜚语，说我私自报答各路羌人，用钱财来酬谢他们。如果我是凭借私人的财力，那么，我家无石粮；如果货物出于官府，那么，公文簿籍容易查考。即使我愚昧迷惑，确实像传言说的那样，前朝尚且把

孙以公主。今臣但费千万，以怀叛羌。则良臣之才略，兵家之所贵，将有何罪，负义违理乎？自永初以来，将出不少，覆军有五，动资巨亿。有旋车完封，写之权门，而名成功立，厚加爵封。今臣还督本土，纠举诸郡，绝交离亲，戮辱旧故，众谤阴害，固其宜也。臣虽污秽，廉絜无闻，今见覆没，耻痛实深。传称‘鹿死不择音’，谨冒昧略上。”

其年冬，征还拜议郎。论功当封。而中常侍徐璜、左悺欲从求货，数遣宾客就问功状，规终不答。璜等忿怒，陷以前事，下之于吏。官属欲赋敛请谢，规誓而不听，遂以余寇不绝，坐系廷尉，论输左校。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。会赦，归家。

征拜度辽将军，至营数月，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。曰：“臣闻人无常俗，而政有治乱；兵无强弱，而将有能否。伏见中郎将张奂，才略兼优，宜正元帅，以从众望。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，愿乞冗官，以为奂副。”朝廷从之，以奂代为度辽将军，规为使匈奴中郎将。及奂迁大司农，规复代为度辽将军。

规为人多意算，自以连在大位，欲退身避第，数上病，不见听。会友人上郡太守王旻丧还，规编

宫女王嫋赐送给匈奴，把公主细君许给昆莫以安定乌孙。现在我只是花费资金一千万，用来安抚叛逆的羌人。但这是良臣的才能和谋略，是兵家所看重的，又有什么罪呢？是违背义还是违背理呢？自从永初年间以来，将领出战的不少，全军覆没的有五次，启动资金上巨亿。有的回师的时候，车载封印完全的珍宝，移置进权贵的家门，但名成功立，厚重地给予官位和封赏。现在我回归督率故乡，纠正检举各郡的吏治，杜绝交往，隔离亲戚，侮辱故交旧友，众人诽谤暗害，原本是应有的。我虽然污浊丑陋，没有公正清廉的名声，现在被倾覆灭亡，羞耻和痛恨实在深沉。《左传》说：‘鹿死的时候不选择声音’，谨鲁莽粗略地上奏。”

这年冬天，皇甫规被征召返回朝廷，拜官为议郎。论功应该封土赐爵，但中常侍徐璜、左悺想要从他那里谋取财货，几次派遣门客趋问功劳情况，皇甫规终究不予答理。徐璜等人愤恨恼怒，用前事相陷害，把他交给狱吏发落。部属想要收聚财物请求认错，皇甫规执意不听从，竟因为剩余盗贼没有绝灭，获罪被廷尉囚禁，定罪后遣送左校。各位公卿和大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到朝廷替他申诉。适逢赦罪，他回到了家乡。

皇甫规被征召拜官度辽将军，到军营几个月后，上书推荐中郎将张奂来代替自己。他说：“我听说人们没有不变的习惯，但政治有安定与混乱的差别；兵士没有强与弱的分别，而将领有能与不能的区分。我佩服地看到中郎将张奂，才能和智谋兼优，应该当元帅，以便顺从众人的期望。假如仍然说我适合充任军队的职事，希望求个有官阶而无固定职事的散官，做张奂的副将。”朝廷听从了他，用张奂代他做度辽将军，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。到张奂迁任大司农，皇甫规重代做度辽将军。

皇甫规为人多计谋，自己认为连续居于大官的职位，想要抽身退避，几次上书称病，不被听从。遇上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灵柩还乡，皇甫规身

素越界，到下亭迎之。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，言规擅远军营，公违禁宪，当急举奏。芳曰：“威明欲避第仕涂，故激发我耳。吾当为朝廷爱才，何能申此子计邪！”遂无所问。及党事大起，天下名贤多见染逮，规虽为名将，素誉不高。自以西州豪桀，耻不得豫，乃先自上言：“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，是附党也。又臣昔论输左校时，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，是为党人所附也。臣宜坐之。”朝廷知而不问，时人以为规贤。

在事数岁，北边威服。永康元年，征为尚书。其夏日食，诏公卿举贤良方正，下问得失。规对曰：“天之于王者，如君之于臣，父之于子也。诚以灾妖，使从福祥。陛下八年之中，三断大狱，一除内嬖，再诛外臣。而灾异犹见，人情未安者，殆贤愚进退，威刑所加，有非其理也。前太尉陈蕃、刘矩，忠谋高世，废在里巷；刘祐、冯緄、赵典、尹勋，正直多怨，流放家门；李膺、王畅、孔翊，絜身守礼，终无宰相之阶。至于钩党之衅，事起无端，虐贤伤善，哀及无辜。今兴改善政，易于覆手，而群臣杜口，鉴畏前害，互相瞻顾，莫肯正言。伏愿陛下暂留圣明，容受谏直，则前责可弭，后福必降。”对奏，不省。

穿白色丧服，跨越治境，到路上停歇的地方迎接。他趁此让门客秘密地报告并州刺史胡芳，说皇甫规擅自远离军营，公然违犯法禁，应当赶快检举劾奏。胡芳说：“皇甫威明想要退避仕途，因此刺激我，使我举发。我应当替朝廷爱惜人才，怎么能让这位先生的计谋实现啊！”终于没有什么责问的。到党禁之事大兴，天下的名贤大多被牵连，皇甫规虽然是位名将，但平素声名不高。他自认为是西州的豪杰，以不能列入党人为羞耻，于是先自己上奏说：“我过去推荐前大司农张奂，这是依附党人。又曾在定罪遣送左校的时候，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替我申诉，这是被党人依附。我应当由此定罪。”朝廷知道却不予责问，当时的人认为皇甫规贤良。

居官任事几年，用威力慑服北部边疆。永康元年，征拜为尚书。这年夏季发生日食，皇帝诏令公卿选拔贤良方正，向下询问政事的成败得失。皇甫规回答说：“天帝对待当帝王的，就像君主对待臣下，父亲对待儿子。用灾异来警诫，使他们追求福祉吉祥。陛下八年之内，三次断理大案，一次是去除了内宫中无德而受宠幸的邓氏等人，两次是诛杀成瑨、任胤、刘质等地方官吏。但是，灾异还是出现，人心未能安定，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对贤人和愚吏的擢升黜退，严厉的刑罚所施加的地方，有不合道理的吧。原太尉陈蕃、刘矩，忠诚谋划高于世俗，被废官居住乡里；刘祐、冯緄、赵典、尹勋，贞正率直而多遭怨恨，被贬斥流放到自己的家中；李膺、王畅、孔翊，自身廉洁奉守礼义，终究没有宰相的官阶。至于牵引而为党人的罪行，事情的兴起没有缘由，虐待贤良，伤害好人，伤及无辜。现在振兴和改善法则政令，易如反掌，但是群臣闭口不言，鉴照并畏惧以前的祸害，互相瞻前顾后，不肯正面说话。诚望陛下稍许表现一下英明圣智，容纳和接受这番忠诚正直的话语，那么以前的谴罚就可以终止，今后的幸福必定降临。”对问上奏，皇帝没有省察。

迁规弘农太守，封寿成亭侯，邑二百户，让封不受。再转为护羌校尉。熹平三年，以疾召还，未至，卒于穀城，年七十一。所著赋、铭、碑、赞、诔文、吊、章表、教令、书、檄、笺记，凡二十七篇。

论曰：孔子称“其言之不怍，则其为之也难”。察皇甫规之言，其心不怍哉！夫其审己则干禄，见贤则委位，故干禄不为贪，而委位不求让；称己不疑伐，而让人无惧情。故能功成于戎狄，身全于邦家也。

张奂字然明，敦煌渊泉人也。父惇，为汉阳太守。奂少游三辅，师事太尉朱宠，学《欧阳尚书》。初，《牟氏章句》浮辞繁多，有四十五万余言，奂减为九万言。后辟大将军梁冀府，乃上书桓帝，奏其《章句》，诏下东观。以疾去官，复举贤良，对策第一，擢拜议郎。

永寿元年，迁安定属国都尉。初到职，而南匈奴左薁鞬台耆、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，东羌复举种应之，而奂壁唯有二百许人，闻即勒兵而出。军吏以为力不敌，叩头争止之。奂不听，遂进屯长城，收集兵士，遣将王卫招诱东羌，因据龟兹，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。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，共击薁鞬等，连战破之。伯德惶恐，将其众降，郡界以宁。

羌豪帅感奂恩德，上马二十匹，先零酋长又遗金镡八枚。奂并受之，而召主簿于诸羌前，以酒酹

迁调皇甫规做弘农太守，封为寿成亭侯，食邑二百户，他辞让封爵没有接受。再次转任护羌校尉。熹平三年，因为疾病征召还朝，没有到达，死在穀城，年纪七十一岁。他的著述有辞赋、铭文、碑文、赞辞、诔文、悼词、章表、教令、书信、檄文、笺记，共二十七篇。

评论说：孔子认为“一个人说大话而不惭愧，那么他做起来就困难了”。考察皇甫规的言论，他的内心不惭愧啊！他审察自己的能力就求取爵禄，看到贤能就让位，因此求取爵禄算不上贪心，而让位不是为了谦逊；称扬自己不被怀疑是夸耀，逊让与人没有戒惧的心情。所以他能在平定羌戎中获得成功，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能保全自身。

张奂字然明，敦煌郡渊泉县人。父亲张惇，是汉阳太守。张奂少年时游历三辅，以师礼侍奉太尉朱宠，学习《欧阳尚书》。当初，《牟氏章句》虚饰多余的语言很多，有四十五万多字，张奂把它删减为九万字。后来他被征召进大将军梁冀府，就上书汉桓帝，进奏这本《章句》，皇上诏令把他放到东观。因疾病除去官职，后来重新举拔为贤良方正，回答策问获得第一名，提升为议郎。

永寿元年，迁任安定属国都尉。刚到职的时候，南匈奴左薁鞬台耆、且渠伯德等七千多人侵犯美稷，东羌又全种族呼应他们，而张奂军营中只有两百人左右，听到消息后立即统帅军队出战。军官们认为力量不能抵挡，叩头争相劝止他。张奂不听从，于是进驻长城，聚集兵士，派遣将领王卫招纳引诱东羌，凭此占据龟兹，使南匈奴不能够交结东羌。各路豪强终于相继与张奂和睦亲善，共同攻击薁鞬台耆等，经连续战斗打败了薁鞬台耆。伯德惊慌恐惧，带领他的部众投降，郡境因此平静下来。

羌人首领感激张奂的恩德，献马二十匹，先零的部落酋长还赠送金镡八枚。张奂一并接受了这些礼物，却令主簿在各路羌人面前，把酒洒在

地曰：“使马如羊，不以入厩；使金如粟，不以入怀。”悉以金马还之。羌性贪而贵吏清，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，为所患苦，及隗正身絜己，威化大行。

迁使匈奴中郎将。时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，烧度辽将军门，引屯赤陁，烟火相望。兵众大恐，各欲亡去。隗安坐帷中，与弟子讲诵自若，军士稍安。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，遂使斩屠各渠帅，袭破其众。诸胡悉降。

延熹元年，鲜卑寇边，隗率南单于击之，斩首数百级。

明年，梁冀被诛，隗以故吏免官禁锢。隗与皇甫规友善，隗既被锢，凡诸交旧莫敢为言，唯规荐举前后七上。在家四岁，复拜武威太守。平均徭赋，率厉散败，常为诸郡最，河西由是而全。其俗多妖忌，凡二月、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，悉杀之。隗示以义方，严加赏罚，风俗遂改，百姓生为立祠。举尤异，迁度辽将军。数载间，幽、并清静。

九年春，征拜大司农。鲜卑闻隗去，其夏，遂招结南匈奴、乌桓数道入塞，或五六千骑，或三四千骑，寇掠缘边九郡，杀略百姓。秋，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，诱引东羌与共盟诅。于是上郡沈氏、安定

地上发誓说：“纵使马匹像羊群那样的多，也不用来充实自己的马圈；纵使金子像粟米一样的多，也不拿来放进自己的腰包。”把金器、马匹全都还给了他们。羌人性情贪婪，但敬重清廉的官吏，以前有八位都尉大抵喜欢财物货利，羌人被他们害苦了，到张隗时洁身正己，声威和教化得以普遍施行。

迁任使匈奴中郎将。当时休屠各和朔方乌桓一同反叛，烧掠度辽将军营门，绵延屯扎赤陁，两军彼此望得见炊煮的烟火。兵士们大为恐慌，各自想要逃离。张隗安然地坐在营帐里，从容自如地同弟子讲读，军士才稍微安定下来。于是，他秘密地招诱乌桓，暗地里与之和睦交往，却派人杀了休屠各的首领，突袭并打败了他们的部众。各族胡人全都投降。

延熹元年，鲜卑侵扰边疆，张隗率领南单于攻打鲜卑，斩获首级几百具。

第二年，梁冀被诛杀，张隗因为是梁冀的旧部下，被免除职务并勒令不准做官。张隗同皇甫规友好，张隗既已被禁止做官，所有那些旧交都不敢替他说话，唯独皇甫规先后七次上书举荐。居家四年，再次拜官武威太守。他平均徭役赋税，激励散漫落后的人，常常是各郡中最突出的，河西由此而得到保全。这个地方风俗多怪异禁忌的事，大凡二月和五月生下的子女以及与父母属同月出生的婴儿，全部杀害。张隗向他们宣传做人的正道，严格地给予奖赏处罚，风俗终于改变，百姓在他活着的时候为他建立祠堂。他被推选为优异人才，迁任度辽将军。几年内，幽州和并州一带清和平静。

延熹九年春天，征拜为大司农。鲜卑闻听张隗离开，这年夏天，就招聚南匈奴、乌桓分数路侵入边界，有的五六千骑兵一路，有的三四千骑兵一路，侵扰和掠夺沿边境的九个郡，烧杀抢掠老百姓。秋天，鲜卑又率领八九千骑兵进入边界，引诱东羌同他们一起誓盟。在这个时候上郡沈氏、

先零诸种共寇武威、张掖，缘边大被其毒。朝廷以为忧，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，以九卿秩督幽、并、凉三州及度辽、乌桓二营，兼察刺史、二千石能否，赏赐甚厚。匈奴、乌桓闻奂至，因相率还降，凡二十万口。奂但诛其首恶，余皆慰纳之。唯鲜卑出塞去。

永康元年春，东羌、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，围役祠，掠云阳。夏，复攻没两营，杀千余人。冬，羌岸尾、摩螯等胁同种复钞三辅。奂遣司马尹端、董卓并击，大破之，斩其酋豪，首虏万余人，三州清定。论功当封，奂不事宦官，故赏遂不行，唯赐钱二十万，除家一人为郎。并辞不受，而愿徙属弘农华阴。旧制边人不得内移，唯奂因功特听，故始为弘农人焉。

建宁元年，振旅而还。时窦太后临朝，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，事泄，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，以奂新征，不知本谋，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。武自杀，蕃因见害。奂迁少府，又拜大司农，以功封侯。奂深病为节所卖，上书固让，封还印绶，卒不肯当。

明年夏，青蛇见于御坐轩前，又大风雨雹，霹雳拔树，诏使百僚各言灾应。奂上疏曰：“臣闻风为号令，动物通气。木生于火，相须乃明。蛇能屈伸，配龙腾蛰。顺至为休征，逆来为殃咎。阴气专用，

安定先零各种族一同侵扰武威、张掖，沿边境一带遭受严重祸殃。朝廷以此为忧，再次拜授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，以九卿的职级督理幽、并、凉三州和度辽将军、乌桓校尉两营人马，兼任考察刺史、二千石为官胜任与不胜任的职责，赏赐很丰厚。匈奴、乌桓听说张奂来到，于是相继归降，共二十万人。张奂只杀了他们中为首的恶人，其他的都予以安抚和接受。只有鲜卑逃离边境而去。

永康元年春天，东羌、先零五六千骑兵侵扰关中，围困役祠，掠掠云阳。夏天，又攻陷两座军营，杀死一千多人。冬天，羌人岸尾、摩螯等部胁迫同种族羌人再次抢掠三辅。张奂派遣司马尹端、董卓一并出击，大败羌人，斩了他们的首领，斩获和俘虏一万多人，三州清静稳定下来。论功应当封赏，因为张奂不侍奉宦官，所以封赏竟没有施行，仅赐钱二十万，任命他家里一个人做郎官。他一并推辞不接受，却希望把家属迁移到弘农郡华阴县。旧制规定边境上的人不能向内地迁移，唯独张奂因其功劳得到特别允许，所以他自此是弘农人了。

汉灵帝建宁元年，张奂整顿军队还朝。当时窦太后当朝处理国事，大将军窦武同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，事情泄露，中常侍曹节等人在中间捣乱，认为张奂新近被征召还朝，不知道原有图谋，假造诏命让张奂与少府周靖带领五营士卒围住窦武。窦武自杀，陈蕃因此被害。张奂迁任少府，又拜官为大司农，凭功劳封了侯。张奂深深地悔恨被曹节所欺骗愚弄，上书执意推让，封好官印和绶带还给朝廷，终究不肯接受。

第二年夏天，青蛇出现在御座的槛阑板前，又刮起大风，下起冰雹，响雷震耳，树被连根拔出，诏令让百官各自论说应付灾异的方法。张奂上书陈述说：“我听说风是上天的号令，吹动万物能通天地之气。木生于火，相互依赖才能发出光明。蛇能屈能伸，与龙的腾跃蛰伏相匹对。顺应这个道理而来的就是吉兆，违背这个道理而来的就

则凝精为雹。故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，或志宁社稷，或方直不回，前以谗胜，并伏诛戮，海内默默，人怀震愤。昔周公葬不如礼，天乃动威。今武、蕃忠贞，未被明宥，妖眚之来，皆为此也。宜急为改葬，徙还家属。其从坐禁锢，一切蠲除。又皇太后虽居南宫，而恩礼不接，朝臣莫言，远近失望。宜思大义，顾复之报。”天子深纳免言，以问诸黄门常侍，左右皆恶之，帝不得自从。

转免太常，与尚书刘猛、刁韪、卫良同荐王畅、李膺可参三公之选，而曹节等弥疾其言，遂下诏切责之。免等皆自囚廷尉，数日乃得出，并以三月俸赎罪。司隶校尉王寓，出于宦官，欲借宠公卿，以求荐举，百僚畏惮，莫不许诺，唯免独拒之。寓怒，因此遂陷以党罪，禁锢归田里。

免前为度辽将军，与段颍争击羌，不相平。及颍为司隶校尉，欲逐免归敦煌，将害之。免忧惧，奏记谢颍曰：“小人不明，得过州将，千里委命，以情相归。足下仁笃，照其辛苦，使人未反，复获邮书。恩诏分明，前以写白，而州期切促，郡县惶惧，屏营延企，侧待归命。父母朽骨，孤魂相托，若蒙矜怜，壹惠咳唾，则泽流黄泉，施及冥冥，非免生死所能报塞。夫无

是灾祸。阴气专一施行，就会凝结精粹而变为冰雹。过去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，或者立志安定国家，或者正直而不挠曲，以前因为那些谗言巧媚的人取胜，他们一同被诛杀，天下默然不语，但人人心里怀着震动愤怒。往昔周公的丧葬不按礼仪，天帝就动以威严。今天，窦武、陈蕃忠诚正直，没有被明确赦罪，怪异之事的到来，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。应当赶快改葬，把他们的家属迁返家乡。那些因跟随他们而牵连获罪不许做官的人，应全部解除罪名。再者，皇太后虽然居住南宫，但思恩奉养之礼却不周全，朝廷里群臣不说话，朝野上下失去希望。应当思考报答扶持养育之恩的大义。”皇帝内心深处接受了张免的言论，拿来询问各位黄门、常侍，左右的人都厌恶这些话，皇帝不能自己做主。

张免转任太常，与尚书刘猛、刁韪、卫良共同推荐王畅、李膺可以参与三公的人选，因而曹节等人更加痛恶他们的言论，就让皇帝颁下诏书严词谴责他们。张免等人都因此被廷尉囚禁，几天后才得以出来，大家都用了三个月的俸禄来抵罪。司隶校尉王寓，宦官出身，想要讨好公卿，以便求得举荐，百官畏惧，没有不答应的，唯独张免一个人拒绝。王寓愤怒，由于这件事就以结党的罪名陷害他，禁止并勒令他不许做官，归还故乡。

张免以前做度辽将军的时候，与段颍争论进攻羌人的事，彼此不相和睦。到段颍任司隶校尉，想要驱逐张免回敦煌，并打算杀掉他。张免忧心恐惧，写奏记向段颍谢罪说：“小人不明达事理，得罪州府将军，相隔千里寄托性命，出于感情而相依附。足下仁厚敦朴，鉴照我的艰辛悲苦，派出去送信的人还没返回，又收到您邮来的书信。皇帝降恩的诏书很明确，前次已经写清楚了，但州将您限期迫促，郡县恐慌害怕，我惶恐地盼望着，独自等待您的回音。我父母的朽骨已安葬于您的辖区，孤魂相托，如若蒙受您的哀怜，一句恩惠的话语，就使恩泽延及地下，施行到阴间，这大恩大

毛发之劳，而欲求人丘山之用，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。诚知言必见讥，然犹未能无望。何者？朽骨无益于人，而文王葬之；死马无所复用，而燕昭宝之。党同文、昭之德，岂不大哉！凡人之情，冤则呼天，穷则叩心。今呼天不闻，叩心无益，诚自伤痛。俱生圣世，独为匪人。孤微之人，无所告诉。如不哀怜，便为鱼肉。企心东望，无所复言。”颍虽刚猛，省书哀之，卒不忍也。时禁锢者多不能守静，或死或徙。免闭门不出，养徒千人，著《尚书记难》三十余万言。

免少立志节，尝与士友言曰：“大丈夫处世，当为国家立功边境。”及为将帅，果有勋名。董卓慕之，使其兄遗缣百匹。免恶卓为人，绝而不受。光和四年卒，年七十八。遗命曰：“吾前后仕进，十要银艾，不能和光同尘，为谗邪所忌。通塞命也，始终常也。但地底冥冥，长无晓期，而复缠以纆绵，牢以钉密，为不喜耳。幸有前寇，朝殒夕下，措尸灵床，幅巾而已。奢非晋文，俭非王孙，推情从意，庶无咎吝。”诸子从之。武威多为立祠，世世不绝。所著铭、颂、书、教、诫述、志、对策、章表二十四篇。

德不是我张免生死所能报答的。我对您连像毛发一样细小的功劳都没有，却要求您给我为父母做坟墓的地方，这正与淳于髡为什么拍着大腿仰天而笑的原因相似吧。确知我的话一定会被讥笑，但还是不能不抱希望。为什么呢？腐烂的骨头对人们没益处，但周文王埋葬它；死马没有再利用的地方，但燕昭王把它当做宝贝。倘若同周文王、燕昭王的品德一样，怎么不伟大啊！大概人们的情性，受冤枉就呼喊苍天，遭厄难则捶击胸膛。现在我呼喊苍天听不到回应，捶击胸膛却无益于事，确实自己伤心悲痛。一同生活在这伟大的时代，独自做了人家不理睬的人。孤独微贱的人，没有求告申诉的地方，如果不能获得哀怜，就会像鱼肉一样任人宰割。提起心来向东盼望，没有什么再说的了。”段颍虽然刚烈勇猛，阅看书信后也为他哀伤，最终不忍将他赶回敦煌。当时，遭受禁锢不许做官的人大多不能保持平静，有的被处死，有的被流放。张免闭门不出，收养弟子近千人，写作《尚书记难》三十多万字。

张免少年时树立志向和操守，曾经同读书的朋友谈论说：“有志向有作为的人处在世上，应当替国家在边境上立功。”到他当了将帅，果然建立了功勋和名声。董卓羡慕他，让他的哥哥送给张免细绢一百匹。张免厌恶董卓的为人，拒绝而不接受。张免于光和四年死去，年纪七十八岁。遗嘱说：“我先后进身做官，十次腰系银印绿绶，不能与世浮沉、随波逐流，被谗巧奸邪的人所忌恨。境遇的顺利与滞涩，是命运的安排；事物的开头与结局，是规律所决定的。然而，地府晦暗深远，长久而没有天明的时候，却再用绵絮缠绕，牢牢地钉紧，是件不快乐的事情吧。幸好有以前挖好的墓穴，早上死去，傍晚下葬，把尸体放置在灵床上，只用一幅绢束住头发罢了。不要像晋文公那样奢侈，也别像杨王孙那样节俭，推从心意办理，可能没有灾祸和耻辱。”儿子们听从了他的遗嘱。武威许多地方为他建立庙堂，祭礼世代都不断

长子芝，字伯英，最知名。芝及弟昶，字文舒，并善草书，至今称传之。

初，免为武威太守，其妻怀孕，梦带免印绶登楼而歌。讯之占者，曰：“必将生男，复临兹邦，命终此楼。”既而生子猛，以建安中为武威太守，杀刺史邯鄯商，州兵围之急，猛耻见擒，乃登楼自烧而死，卒如占云。

论曰：自酈乡之封，中官世盛，暴恣数十年间，四海之内，莫不切齿愤盈，愿投兵于其族。陈蕃、窦武奋义草谋，征会天下，名士有识所共闻也，而张免见欺竖子，扬戈以断忠烈。虽恨毒在心，辞爵谢咎。《诗》云：“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”

段颍字纪明，武威姑臧人也。其先出郑共叔段，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也。颍少便习弓马，尚游侠，轻财贿，长乃折节好古学。初举孝廉，为宪陵园丞、阳陵令，所在有能政。

迁辽东属国都尉。时鲜卑犯塞，颍即率所领驰赴之。既而恐贼惊去，乃使驿骑诈赍玺书诏颍，颍于道伪退，潜于还路设伏。虏以为信然，乃入追颍。颍因大纵兵，悉斩获之。坐诈玺书伏重刑，以有功论司寇。刑竟，征拜议郎。

绝。他所著述有铭文、颂辞、书信、教令、诫述、志、对策、章表等二十四篇。

长子张芝，字伯英，最为著名。张芝弟张昶，字文舒，与兄一同都擅草书，至今受到人们的称道传扬。

当初，张免做武威太守，他的妻子怀了孕，梦见佩带张免的官印和绶带，登上楼台歌唱。询问占卜的人，回答说：“一定会生下男孩，再次治理这块地方，他的性命就在这个楼台上结束。”不久生下儿子张猛，在建安年间做了武威太守，杀了刺史邯鄯商，州兵围困得紧急，张猛以被擒拿为羞耻，就登上楼台自焚而死，终于像占梦预言的那样。

评论说：自从郑众封为酈乡侯，宦官的势力一代比一代强盛，恣肆暴虐几十年时间，全国范围内，没有不咬牙切齿充满愤恨的，希望杀尽这班宦竖。陈蕃、窦武激于义愤草创谋划，事先预示天下，知名之士和有见识的人都闻听到了，但张免被小人所欺骗，挥兵杀害忠烈。他虽然悔恨于心，辞官谢罪，也于事无补。《诗经》说：“伤心伤意地哭啊，但有什么用呢？惜叹已经来不及了！”

段颍字纪明，武威郡姑臧县人。他的先祖出自郑国的共叔段，本人是西域都护段会宗的侄曾孙。段颍少年时熟习射箭骑马，崇尚游侠，轻视财货，长大后才改变志向，喜欢学习古代的典籍。起初被举荐为孝廉，做宪陵园丞、阳陵令，在这些职位上都有好的政绩。

升迁为辽东属国都尉。当时鲜卑侵犯边塞，段颍立即率领他所统管的部队奔赴那里。不久，因怕贼寇惊恐逃跑，就派遣驿骑诈作携带有皇帝玺印封记的文书诏还段颍，段颍自己在半道上佯装退军，偷偷地在归路上设置埋伏。敌人认为这事确信无疑，就入境追击段颍。段颍乘机大举进兵，全部斩杀俘获了敌人。段颍因伪造皇帝玺印封记的文书被处重刑，因为他有功勋，判罪罚往边境戍守。刑期结束后，受征召拜官为议郎。

时太山、琅邪贼东郭宴、公孙举等聚众三万人，破坏郡县，遣兵讨之，连年不克。永寿二年，桓帝诏公卿选将有文武者，司徒尹颂荐颍，乃拜为中郎将。击宴、举等，大破斩之，获首万余级，余党降散。封颍为列侯，赐钱五十万，除一子为郎中。

延熹二年，迁护羌校尉。会烧当、烧何、当煎、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、金城塞，颍将兵及湟中义从羌万二千骑出湟谷，击破之。追讨南度河，使军吏田晏、夏育募先登，悬索相引，复战于罗亭，大破之，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，获生口万余人，虏皆奔走。

明年春，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，攻没钜鹿坞，杀属国吏民，又招同种千余落，并兵晨奔颍军。颍下马大战，至日中，刀折矢尽，虏亦引退。颍追之，且斗且行，昼夜相攻，割肉食雪，四十余日，遂至河首积石山，出塞二千余里，斩烧何大帅，首虏五千余人。又分兵击石城羌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。烧当种九十余口诣颍降。又杂种羌屯聚白石，颍复进击，首虏三千余人。冬，勒姐、零吾种围允街，杀略吏民，颍排营救之，斩获数百人。

四年冬，上郡沈氏、陇西牢姐、乌吾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，颍将湟中义从讨之。凉州刺史郭闳贪共其功，稽固颍军，使不得进。义从役久，恋乡旧，皆悉反叛。郭

当时，太山、琅邪的盗贼东郭宴、公孙举等人聚众三万人，攻取和破坏郡县，朝廷派兵征讨，连年不能取胜。永寿二年，汉桓帝诏令公卿选拔将领中文武兼备的人才，司徒尹颂推荐段颍，于是拜官为中郎将。段颍攻打东郭宴、公孙举等，大败并斩了他们二人，获取首级一万多具，残余的徒众有的投降，有的散去。朝廷封段颍为列侯，赏赐钱五十万，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为郎中。

延熹二年，迁任护羌校尉。遇上烧当、烧何、当煎、勒姐等八个种姓的羌人骚扰陇西、金城边境，段颍领军和湟中志愿跟从的一万二千骑羌兵出师湟谷，攻击打败了羌人。部队追击讨伐，向南横渡黄河，他派军吏田晏、夏育招募先遣队，用绳索系于两岸悬在河上接引军队渡河，再次战于罗亭，大败敌人，斩获敌人首领以下的首级二千具，活捉一万多人，余敌全部逃跑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剩下的羌人再次与烧何大头目侵扰张掖，攻陷并毁坏钜鹿坞，杀害属国官吏和百姓，还招集本种族一千多群落，合并人马于早上奔袭段颍军兵。段颍下马死战，到太阳正中时分，刀断矢竭，敌人也引军退去。段颍追击羌人，边战边走，日夜相继地战斗，割肉充饥，饮雪止渴，经过四十多天，终于到达黄河上游的积石山，追出边界二千多里，杀了烧何的大头目，斩杀和俘虏敌人五千多人。又分派部队攻打石城的羌兵，斩首和淹死的有一千六百人。烧当种族有九十多人到段颍那里投降。另外，羌人的混合种族屯集在白石，段颍再次进军攻打，斩杀和俘虏敌人三千多人。冬天，勒姐、零吾种族围困允街，杀害和掠抢官吏百姓，段颍分批营救，斩获首级几百人。

延熹四年冬天，上郡沈氏、陇西牢姐、乌吾诸种族羌人一同骚扰并州，段颍统领湟中志愿跟从的军队征讨。凉州刺史郭闳贪图同享段颍的功劳，阻止段颍的部队，使他们不能前进。志愿跟从的兵士服役时间长久，怀恋乡土故旧，全部反叛。

閼归罪于颍，颍坐征下狱，输作左校。羌遂陆梁，覆没营坞，转相招结，唐突诸郡，于是吏人守阙讼颍以千数。朝廷知颍为郭閼所诬，诏问其状。颍但谢罪，不敢言枉，京师称为长者。起于徒中，复拜议郎，迁并州刺史。

时滇那等诸种羌五六千人寇武威、张掖、酒泉，烧人庐舍。六年，寇势转盛，凉州几亡。冬，复以颍为护羌校尉，乘驿之职。明年春，羌封僂、良多、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诣颍降。当煎、勒姐种犹自屯结。冬，颍将万余人击破之，斩其酋豪，首虏四千余人。

八年春，颍复击勒姐种，斩首四百余级，降者二千余人。夏，进军击当煎种于湟中，颍兵败，被围三日，用隐士樊志张策，潜师夜出，鸣鼓还战，大破之，首虏数千人。颍遂穷追，展转山谷间，自春及秋，无日不战，虏遂饥困败散，北略武威间。

颍凡破西羌，斩首二万三千级，获生口数万人，马牛羊八百万头，降者万余落。封颍都乡侯，邑五百户。

永康元年，当煎诸种复反，合四千余人，欲攻武威，颍复追击于鸾鸟，大破之，杀其渠帅，斩首三千余级，西羌于此弭定。

而东羌先零等，自覆没征西将军马贤后，朝廷不能讨，遂数寇扰三辅。其后度辽将军皇甫规、中

郭閼把罪过委归于段颍，段颍因罪征召关进监狱，遣送左校服劳役。羌人于是蠢蠢而动，倾覆和陷灭营垒，转而相与招集，在州郡中横冲直撞。在这时，官吏坚持在朝廷替段颍申诉的以千计。朝廷知道段颍是被郭閼所诬陷，诏问他的情况，段颍只是谢罪，不敢说是冤枉，京城里的人称赞他是个长者。段颍从刑徒中得到起用，再次拜官为议郎，迁任并州刺史。

当时，滇那等各种族羌兵五六千人扰掠武威、张掖、酒泉，烧人房屋。延熹六年，贼寇的势力转而强盛，凉州差一点被陷没。冬天，又用段颍为护羌校尉，乘坐驿马到任。第二年春天，羌人封僂、良多、滇那等种族的首领三百五十五人率领三千落羌人到段颍那里投降。当煎、勒姐种族还是屯扎不动。冬天，段颍统领一万多人打败了他们，杀了他们的首领，斩获和俘虏四千多人。

延熹八年春天，段颍再次攻打勒姐种族，斩获首级四百多具，投降的有二千多人。夏天，进军攻打当煎种族于湟中，段颍兵败，被围困三天，他用隐士樊志张的谋略，把部队隐蔽起来夜晚出击，鸣鼓反攻，大败羌兵，斩获和俘虏几千人。段颍于是深入追击，在山谷之中转移不定，自春天到秋天，没有一天不战斗的，敌人终于饥饿困厄，失败逃散，向北掠夺武威一带地方。

段颍打败西羌，共斩首二万三千级，活捉数万人，马、牛、羊八百万头，投降的有一万多落。朝廷封段颍为都乡侯，食邑五百户。

永康元年，当煎诸种族重又反叛，聚集四千多人，想要攻取武威，段颍再次追击到鸾鸟，大败羌兵，杀了他们的首领，斩获首级三千多具，西羌到此得以平定。

但是东羌先零等种族自从陷灭征西将军马贤之后，朝廷没有能力征讨，竟数次抢劫骚扰三辅。其后度辽将军皇甫规、中郎将张奂连年招降